

魯迅全集

第七卷

魯迅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七卷

致许广平书信集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 著

鲁迅全集 第七卷

目录

致许广平书信集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3
厦门——广州	
（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28
北平——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90

集外集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	105
说钿	111

一九一八年

梦	115
爱之神	116
桃花	117
他们的花园	118
人与时	119
渡河与引路	120

一九二四年

“说不出”	122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124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129
烽话五则	131
“音乐”？	132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134

一九二五年

Petőfi Sándor 的诗	135
咬嚼之余	138
咬嚼未始“乏味”	140
杂 语	141
编完写起	142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44
田园思想（通讯）	147
流言和谎话	148
通 信	150

一九二六年

“痴华鬘”题记	151
“穷人”小引	152
通 信	155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57
----------------	-----

一九二九年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63
关于“关于红的笑”	165
通讯：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	169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172
一九三三年	
选 本	173
诗	
哭范爱农	176
送 O.E. 君携兰归国	177
无 题	178
赠日本歌人	179
湘灵歌	180
自 嘲	181
无 题	182
二十二年元旦	183
题彷徨	184
题三义塔	185
悼丁君	186
赠 人	187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88

集外集拾遗

一九〇九年

“域外小说集”序言（文略，见第十一卷本书）

一九一二年

怀旧（周建）..... 191

一九一九年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197

一九二〇年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德国尼采作）..... 199

一九二四年

又是“古已有之”..... 213

高尚生活（荷兰 Multatuli 作）..... 215

无礼与非礼（荷兰 Multatuli 作）..... 217

通 讯..... 218

一九二五年

诗歌之敌..... 219

关于“苦闷的象征”..... 223

“忽然想到”附记..... 226

咀嚼之余..... 227

咀嚼未始“乏味”..... 233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236
聊答 “.....”	237
报“奇哉所谓.....”	240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246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248
通 讯	250
通 讯	251
通 讯	252
来 信	253
一个“罪犯”的自述	255
启 事	257
编完写起	264
我才知道	265
“田园思想”	266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269
一九二六年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271
“何典”题记	273
“十二个”后记	274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277
一九二七年	
老调子已经唱完	279
“游仙窟”序言	285

一九二九年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286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	288
“落谷虹儿画选”小引	290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292
“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	294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296
哈漠生的几句话	298

一九三〇年

新俄画选小引	301
文艺的大众化	304
“浮士德与城”后记	305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10
“静静的顿河”后记	312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314

一九三一年

“铁流”编校后记	315
好东西歌	323
公民科歌	324
南京民谣	325

一九三二年

“言词争执”歌	326
今春的两种感想	327

一九三三年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330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332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335
“解放了的董·吉河德”后记	336
北平笈谱序	341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后记	343
上海所感	348

一九三六年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351
------------------	-----

诗

自题小像	353
哀诗三首（悼范爱农）	354
赠邬其山	356
无 题	357
送增田涉君归国	358
无 题	359
偶 成	360
赠蓬子	361
一二八战后作	362
教授杂咏三首	363
所 闻	364

无 题.....	365
答客诮.....	366
赠画师.....	367
题呐喊.....	368
悼杨铨.....	369
无 题.....	370
报载患脑炎戏作	371
无 题.....	372
秋夜有感	373
亥年残秋偶作.....	374

附录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375
“奔流”凡例五则.....	376
“艺苑朝华”广告.....	377
“文艺连丛”	378
“译文”终刊号前记	380
介绍“海上述林”	381

致许广平书信集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

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

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会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象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三月十一日

二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代。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象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

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之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则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 三月十八日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来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都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教育次长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不说的，但这种满纸“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无甚好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 三月二十三日